

一杯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721B

目次

一杯茶 Halmar Soderberg (Swiss)	一一八
偷錢的小學生 Franz Sramek (Hungarian)	一—三六
音樂家 Carl Sternheim (German)	一—三〇
一個專門研究原子的 Ramon Gomb de la Serna (Spanish)
.....	一—三二
被幸福忘了的孩子們 Lydia Se folina (Russian)	一—八



~~4600534~~

一杯茶

Hjalmar Soderberg

有人說，在英格蘭當衆喝威士克酒和相似的飲料，是件極不名譽的事。真是，各地有各地的風俗。我昨夜爲了在一家咖啡店——其實並不是專售咖啡——內，要飲一杯茶，竟大大的受了窘。

起因是由於我現在正要結束一部描寫近代社會情形的小說，祇有最後的一章還沒做成，我昨天決意要寫完他；所以早晨八點鐘，便起身穿了襯衣坐下，精神奮發地寫道：「十月裏的灰塵，在城內越佈越厚，秋天的雨……」我還不會寫下去，便聽見電話鈴聲響了。

原來是一個朋友要向我借錢——數目很小，祇兩百個克郎；不過

他立刻就要用的。我自然不好說不借，却是無人可以差喚，祇好自己送去。於是我便出去，——回來的時候，剛走到門口，又遇到了一個朋友；他正在組織一家股份公司，很忙的坐着汽車跑來問我肯不肯做他的會計。我不好意思一口拒絕他，似乎於友誼上說不過去，所以和他同去吃早餐，藉此可以作磋商的地步。我們先吃完了早餐，方說到這件事上，等到鐘鳴二下，我們的談話快要達到一個明確的結論了。我的侍女，不知如何打聽得我所在的地方，趕來通知，說我的丈母病已臨危。我的丈母，住在康莎而門一帶，我便雇了一輛汽車馳去。一些不錯，她已經臨危了；不過直到六點鐘方始去世。我這才可以回家去完結我的小說了……誰知還沒有這般幸運：我立在佳可白市場的雪

爾文台店門口，看了一雙新式的手套，轉身再要向回家的路上走時，又面對面的遇到了一個朋友。他是開股份公司開得厭了，喜歡奕起棋來；他問我願不願同他去飲些威士克酒，再和他奕棋。我不暇思索，就答他道：「准依尊命！」這時我完全忘了我的小說。過了一刻，我記起來了，却又一時轉不過念頭。若要這樣做，便許成一個不好的印象。我們就走到他家裏去飲酒奕棋，直到十一點鐘方罷。我告別後歸家，一路上仍決心要去結束我的小說——以下方是這樁故事的正文了。

我距家大約還有十分鐘的路，走到半路上，便覺倦了，有些睡意。我懶懶地想到這樣回家去，坐下來一定做不成好文章。

「那邊右首有一家幽雅的咖啡店，」我自己向自己說，「假使我

進去喝一杯濃茶，再回家去寫，那末最後的一章，一定可以做得好些。」

於是我便進去了。

咖啡店裏坐着許多瑞典人，照常在那裏吸檸檬酒。

祇有一張桌子空着，在房子正中，我過去坐下。

「請給我一杯茶，」我向女侍役說。

咖啡室中，非常沉寂；我的四週，坐着大肚皮的瑞典人，兩頰紅得像玫瑰一般，都在那裏痛飲檸檬酒。每隔一些時，便聽他們擊着玻璃杯說道：「乾杯！」

但是當我要一杯茶的時候，一室頓覺沉靜起來。

「一杯茶麼？」侍女疑惑不定地問。

「是的，一杯茶，」我答說。

「祇要茶麼？你不要些麵包牛油麼？白蘭地和皮酒呢？檸檬酒呢

？」

「不要，謝謝你，」我和氣地答她，「我祇要一杯茶。」

「很好，」女侍役說。

我被四圍的人注視，隔了一分鐘，還不聽見有人說「乾杯。」

他們都在議論我，我聽到幾句話。

「是個有精神病的外國人，」一人說。

「近來很有一班矯僞欺詐的人，」別一人說。

「他喝醉了要解酒，」第三人說。

「喝醉了的人，還知道解酒麼？」第四個問。

女侍役送上茶來，我立刻給她一個克郎做小帳，使她曉得我不是喝不起酒而要飲茶的。

但是我的茶却永遠放着不喝，我靜悄悄地坐着，儘在那裏拌茶，要想做出一番神氣，使我的鄰座明白我不願和他們計較。忽然有一個十五年不見的厄潑沙萊大學的老同學，立在我的面前，注目看我和這杯茶。

「真的，就是你麼？」他含怒問我，「你要飲那東西麼？」

「是的，」我惶愧地說。

「竟至如此麼？咳！見鬼！」

我想他是和我開玩笑，便依他的口氣去回答他。

「你是在這裏給人家做笑柄，是不是？」我的朋友說。

於是我方覺得他已醉了，醉得和貓頭鷹一般。他也不說別的，便指定我說他自從認識我的時候起，已經看我不得，他不久便識出我是個騙子，或者說得明白些，是個流氓。他常常想找個機會，和我這般講，現在方做到了。

我的老同學愈說愈響，後來他喊得全咖啡店的人都聽見了。大家都聽着開心，店主人也走進來站在門口；他是一個肥大的人。

「什麼事？」他問，語氣中帶些威嚇，不住朝着全屋子的人看，

他們指着我，同聲說道：

「便是那個人，他坐那裏無禮。」

一瞬間，我已走在街上了；至於我的小說，我想今天來結束罷。

偷錢的小學生

Franz Sramek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裏的一個下午，羊市街上，有一羣兒童從一座古色斑斕的屋子裏直奔出來。看去約有六十餘人，他們都是一所咸開學院裏的第五級學生；這個學院，有好幾班都設在本街私家內的。

這些受過嚴格訓練的學生，一離開了教師的管束，便嘈雜頑皮得非凡。他們一路上三三兩兩的說說笑笑，不多時便四散分開，轉到上老鎮的彎曲街堂裏面去了。

天色漸漸昏黑起來，那些狹窄的道路上，只見人影憧憧。店家窗

口，都點了燈火。鎮上點路燈的人，手裏拿了蠟燭，在街上疾走。孩子們們一面看他點燈，一面跟在背後叫喊。

衆學生中，有一個瘦弱的孩子，胸部褊狹，生着美觀的頭髮，和一面孔的雀斑；那雙近視的藍眼珠，映在厚鏡片的後面，似乎失了神光。他落在別人背後緩緩而行，像是等候什麼似的。不久便有一人活潑地自後趕來，手中執着一根馬鞭，不住輕擊他的膝部。

他叫道：「喂！馬昌！我昨天拿了這件東西練習騎馬，縱躍奔騰，無不如我的意。她跑得飛風般快，可惜我沒有帶踢馬刺……我說過的，那兩位官長，也在那裏。他們稱贊我騎得好馬。後來我們花園館子內相遇，大家在一處飲酒。其中有個男爵夫人，他們送我香煙，

其實我並不要，因恐拂了他們的好意，祇得取了幾支。」他真的拿出一個銀盒子來看，證實他說的不是謊話。

他生得高大瘦弱，一雙極白的小手，惹人注意。挺身直立，頗有貴族的氣概。可惜面色黝黑，生了一臉麻子，兩隻棕黑色的眼珠，流轉不定，似有熱烈的火燄發出來，總之他全身的神氣間，很有些驕傲專制的樣子。

他說話的時候，意不專一，似有別的心事一般。

馬昌懷了滿腔的欽羨和親熱，瞪着兩眼望他說：「那末，你很快活的了，我願看你在馬上騎一會，我希望你允許我，……不，不要生氣，我自己不給人家看見，我躲在樹林裏看你騎。」

那人拂然怒道：「你深知我不許你來的了；假使你來，被人看破我是一個學生，便失却我和貴人交接的機會了。」

「那沒我不來便是了！請你恕我，我總不來違抗你的意思，你也無需發怒。」馬昌懇切地求告。

這兩個孩子是分不開的伴侶，他們的友誼和平常不同。同班的學生，一半見了他們驚奇，一半當他們作嘲笑的目的物。

別的孩子，都互相呼 Thou，祇有浪達和馬昌說 You，似乎他們兩人有特殊的關係，非此不足以表示親密似的。浪達於開學時第一次遇到這個近視眼學生的地方，在一條進校去的黑暗小巷內，他是從鄉間進來插第五級的。馬昌行路時，不曾看見這位公子，彼此撞了一個

滿懷。

「朋友，你看見麼？」浪達怒聲責問，「我穿的是一身新衣服，怎禁得你粉筆污了的手！」

馬昌柔聲告罪道：「請你原諒，我給你揩淨便是了。」他立即伸手到袴袋內取出一方手帕來。這番遇合，爲時不過數秒鐘，而兩人的尊卑就此判定了。

孩子們走到一塊空地上停下，那裏是向鐵街去要路過的；他們大家擠在一處。馬昌一心想出出自己的風頭，却又不肯鹵莽，停了多時始大胆說道：

「我昨天晚上不會睡，」他說時聲音低而帶怯，似已預備消沈在

他朋友的語音中，「我在摩爾道河內捕魚，你們知不知道？我從前總是在日間釣的，惟有昨夜第一次和人坐了船到河裏去網魚，那時月色很亮，正真說不出的好看！」

「啊！」浪達喊了一聲，兩肩一聳，顯出鄙夷的神氣；「你真是個老朽，捕魚未拿根竿子釣，便了，許久的坐在岸旁或船上，我是不耐煩的……最好是騎在馬上，——拔刀直向敵人斫去，——那是完全不同的一會事，——」說到這裏，他眉飛色舞，彈指作聲。

馬昌聽了，半晌無語，似乎在嚐他受辱的苦味；「不過我要給你看看別的東西，等你房主人不在的時候，我便拿來，很好看的一隻三曲的光滑鋼鈎，真的英國貨。」

「好！那也算得是件東西，可總比不上我的踢馬刺。還有，你答應我的兩個葛屯拿來麼？」

「沒有，」馬昌期期而道，滿臉漲得通紅，「我心有餘而力不足，請你信我！我的母親，現在一個錢也沒有。一月以前，她應得祖母每季的津貼——五十個葛屯，等她得了，始有辦法，——一些早不來。」

「那末，你爲何允許我的呢？」黑臉的同伴，怒聲責問。他的臉從來不會怕羞，但發怒時也紅起來了。「我可以向別處設法，你是個誠實的人嗎？你懂得信用的意義麼？我倒不在乎此——你說的話都不作數——我知道有許多人都願借錢給包塞尼司財主家的獨子。」

但是他立刻忘了所吹的牛，仍又和聲說道：「兩日之內，必需兩

個葛屯去付我馬鞭的帳。」

「恕我，我今天因為沒得給你，竟不會敢進校去。」這個受壓制的美髮孩子，低着頭說。他想和發怒的朋友釋前嫌，便伸手猶豫地去敲敲他的馬鞭，好似一只狗要博他主人的歡心。

浪達一鬆手，鞭子便落在馬昌手內。他在黑暗中擎起來，想充識貨似的讚美幾句，「不錯，這個要值錢些。……我在叔父，一個牧師，家裏看見一根比這還壞，價却貴得多呢。」

浪達在他手內奪了鞭去，厲聲道：「再會能，我不願和你在這條有異臭的路上同行。總而言之，我以後和你白費寶貴的光陰，須得先想兩次，以免後悔。」

他們已經走到司蒂芬街的下段，浪達住在一間中等的小房子裏，光線頗暗，是從學校街上的一家書店裏轉租來的。他是個新教徒，真不愧爲一個亞特山的頑固民族。馬昌的母親，是個郵務員的寡婦，年老境苦，住在近阿河波利納的一間平屋內，兩旁都是花園病院和別種公共建築物。

浪達不和他的朋友握手作別，便急急地向着一條連通司蒂芬街和學校街的小徑走去了。馬昌的兩腳，便如陷在地中一般，不能移動，——像個受到情魔的男子立着望他的戀人分離，直等看不見她的身影爲止。

他立了一忽兒，便叫道：「浪達！我請你等一等！」浪達頭也不

回，馬昌自後追上去，直到路尾始被他追着，訥訥不出口的說：「不要損害我，不要拋棄我！明天一准給你所要的東西。」只見他的同伴，悻悻地向他看，含着不信任他的意思。於黑暗的美色中，顯出他譏笑輕蔑的態度，——「以我的名譽作抵！——我知道這話怎麼解！」

假使那時這個黝黑冷酷的美少年，向他要母親的頭，他或者也會答應。他懦弱的心，受人虐待的苦楚，竟到如此地步。馬昌那時自視恐比足下的石子還要渺小。

浪達略略軟化，立即恢復故態。他的臉色又發黑了，勉強噤咕着道：「回去罷，不可食言，我不希罕你。我也要歸家了，我將去讀聖經，你知道其中有使我難的地方——例如約素命令太陽不要落山，便

真個不落，因此他能將所有的仇敵驅在一地殺完；不過那却與你沒相干，你是個天主教徒，不敢想這種事。」他失聲大笑，——這次是與他的本意違背的。

「他又在損我了，」馬昌心內這般想，他的嘴唇不住地震動，「說了許多話，都是來挖苦我的，他不是個好人。」這是他奴隸性的腦筋裏第一次發生的意見，他想到此處，不禁眼淚盈眶。

這個逃不過浪達的眼，他見了就叫道：「你是女孩子麼？只有傻子如此！你儘管去哭！」說時，在馬昌背上，擊了一下，「你一生應當吃些苦頭！」又推他一下，罵了一聲。

「快走！今夜須睡！不要捕魚！那是我所不許的。那東西准須送

我！」

他吐了一口痰，兩肩聳動，如刺猬一般，飛步而去，一霎時便進了學校街的一間屋內，看不見了。

馬昌緩緩地走回家去，他心裏牽掛着第二天要送兩個銀幣給他朋友這件事，便如負了石子一般的重。他一到門前，就見到迎風飛轉的風車，聽到鏽鐵振動的鐘聲。他爬進低矮的廊廡下，滿懷恐懼，一言不發，祇向母親蠟黃乾癟的臉上看個不住。

「你在那裏停了這許多時候？」是她第一句疲惫不悅的問語，「你現在的習慣很奇怪，有那個同學留住你麼？」

這孩子並不回答，在他母親手上親了一個嘴，便到廚下去，拿出

給他預備好的一杯冷咖啡和一塊乾麵包來吃。

他一吃完，便匆匆去預備明天的功課，用手托了頭，手指塞入耳中，以避他母親的家常絮語，她的乾咳聲，和壁上黑色木殼鐘的滴搭聲。但是不到十分鐘，他的心思，又離開了書本，熱刺刺地如被火燒。……那裏去尋兩個銀幣呢？他第二天必須給與浪達，無論犧牲何種代價。

○

他的口，覺得乾了；他的心，好像要跑到口裏來，跳動得非常劇烈。

他覺得頭上被一隻極大極硬的手按住了，比死還要難受；若再不得解脫，簡直要悶殺了。

「振起精神來做一個人！仔細想一會！假使你沒有自制的常識，便要失敗了！」他自述了總有百餘次，但是一些沒有效力，腦中益發紛擾混亂，如從削壁峻巖上面跌了下來一般。這個法子不行，——那個也不行，——第三個更沒希望；但他必須弄到這錢——怎麼好呢？

後來他忽然想起，好像他的母親和他說過，「明天你必須付學費了，」那時却在學期終了的不多幾天以前。其實須到第二個學期的起初，方須付五枚銀幣，因為他是祇免半費的。他一想到此，又覺家裏沒有這許多錢，所以祇好將這第一種想頭撇開。

鐘打十一點了，他的母親捲起繭線東西，將針插在作品上，起身說道：「今夜做得夠了，燈油快要點完了，明朝得向鄰居去借些來用

，那纔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她說過這句話，便吹熄了燈。馬昌便在月光中脫衣就寢，凜凜有些寒意。

時間不絕地過去，他默禱道：「耶穌救我！告訴我在困難中做些什麼？救我，聖女！我一定要兩枚銀幣……我不能失信，我已經答應人家了！……我便是偷也要偷他到的……咳！我必需……」他咬他的嘴唇直到流出血來。他又在失望中禱告：「耶穌，我自始即覺——我必須行竊！……但是不可從我的母親袋裏去偷，……她立刻要覺察的……但是」——他的眼睛轉向一隻麻布箱子——在這裏面第一層麻布底下有亡父的遺物——他的結婚戒指——值一個杜克，這是黃色的，黃得如新烘好的餅一般。——

「我的教父的禮物，」他自言道：「我必須偷牠到手去兌錢給浪達。母親一時不會注意到，大約要過幾天——或竟一星期；倒是很長的一段時間。在未發覺以前，我可以自殺——我可以死。」

他打定了主意，便在牀上坐起來，留心聽他母親板規的呼吸，祇偶然出口大氣的時候停止一次，其餘聲息與平時一般無二。他便偷偷摸摸地拉開了蓋被，但是他的足趾一着地板，就索索發抖——又伸了轉來，不敢實行。像這般鬼頭鬼腦的事，竟是不可能的了。

他重復躺下來，兩手放在頭後，等着時間過去。鐘鳴半下以至一點——三點鐘，——四點鐘，他聽見戶外有人行路去上工，——有幾個住得離工廠很遠，夜行的燈，射出青光，好像黑暗中生着一隻眼睛

。此時他必須壯胆去做；因爲一刻鐘內，他的母親或許就要醒來，預備去進教堂了。

他朋友嘲弄他的情景，又現在眼前，他漸想到不該輕易答應人家，——可是現在必須進行。他從床上跳起來，在地板上走過去——可怕呀！板裂的聲音好響！他的母親驚醒了麼？沒有！她抬起半身說了幾句夢話，便又翻身睡熟。可喜月光還照不到，馬昌已驚出一頭冷汗，他閉了一會眼睛，然後咬定牙根，不使他格格發聲。當前他必須輕過一條亮光，看去便如一根燒紅的鐵，好容易走過了，尋到平時放鑰匙的地方——在神龕旁邊。他的手摸着一塊冷的銹鐵，便知得了。拿起來的時候，在看不見的東西上刮着一下，他又戰慄不已，——碗櫥

上的器具會落下來麼？知道他在這裏做歹事麼？

他決定他的母親被開鎖的聲音驚醒了，——這次他是斷定了，……是她從床角上坐起來在黑暗裏聽麼？他退不回去了，大約她尙看不見他！他提起了脚跟，靜待結果；可是他的母親又睡下了。他用足趾站在地上，全身如覺凌空，不敢稍動一動，直待確知他的母親業已睡熟方罷。

他這纔用盡畢生之力，直立起來行事，似乎將壓倒他的黑暗丟開了。

他揭開了第一層麻布，抖抖地在暗中摸索那件財物，不覺手指觸了箱子——慢慢兒的取出一個錢幣。在這裏了。月色底下照出光芒——

——似在他的手掌上怒目呵責；他遂避開亮光，不去瞧牠。

他仍踏着足趾，回到床前，很快地藏在他破敝的小囊裏面，塞進袴袋中去。

他屏息上床，不敢多呼吸。

他至此，方覺全身被汗淋濕，牙齒震得很響，連忙拖了那條粗被蒙在頭上，——要試做到不見不聞不想的地步。微覺他的母親靜靜地起身預備進禮拜堂去，——穿衣時綵繒作聲——悄悄的關了門出去了。於是他始睡熟，直到被他的母親盡力推醒，已是七點半了。

他進校去的時候，兩腳和鉛一般的沉重。路過一家錢莊，正在開門，他便止步進內。有一個矮胖的老錢僮出來，接了他送上去的杜克

，放在老花眼鏡下面看過；又在櫃臺上擊了一下，然後說道：「五個葛屯。」馬昌似在夢中，但知點頭示意，抓了這幾個銀幣，便向校內走去，他到得遲了。——他們剛剛讀完主禱文；他立着祈禱馬利亞時，有如待罪的囚犯一般。

他不看教師，但看他的朋友，已輕預備好了！他知道麼？他的朋友輕率地立着，已有些覺得人家看他，便將美而做的頭，抬得高高的。馬昌看去，好似一頂發燄的黑盔。可憐的孩子，心內更爲甯靜……他不知道這個表示是好是壞。

馬昌等到退課出來，已耐不住了；他急急跑去說道：「你的葛屯在這裏，——不止兩個，有五個！」他說時氣促神慌，似乎來不及要

看這兩句話的效力——他的酬獎！

浪達從他的頭上看到脚下，滿臉現着輕鄙的樣子，——故意不慎重地接了送他的錢——不放在錢袋裏，却放在袴袋內。

他哈哈大笑！「你爲什麼這般奮興？」

「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他的朋友卑辭答說。

「真是笑話，假使有幾百個你將怎麼辦呢？五個葛屯！他做得似乎有幾千個的樣子！我有天晚上打紙牌，一次便輸了兩個，一些小事，你便驚惶失措，倘若真有一事故你將怎樣呢？假使要你去拿火藥或子彈呢？」

可憐的馬昌在窘惱中，先立住一隻腳，後又換立一隻腳，似乎站

在燒紅的炭上。他覺得太殘酷了，受了許多苦得來的東西竟被人看得這般輕微；他有生以來，從沒感到這番痛苦。他爲的是給朋友盡力！——現在反受他的嘲笑羞辱！

他氣得眼中流淚，口唇震動，要想咀罵。但是一看他朋友的那副漠然不動的臉色，又縮了進去，反使他強自抑制，強笑了一陣，更乞浪達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等他。

浪達低低說道：「先生來了！不要多說！散了課等我便了，我們太給人注目了！我以後不能降身和你常在一處！」

馬昌含垢忍辱，獨自一個飲泣歸家。他的熱淚，流到口內發苦，昏昏地在路上走，不辨東西南北，不知不覺中，居然到了他家門前的

空地上。

他一進屋，便觸起前夜的恐怖。他的母親，已經知道了麼？他一見她冷淡的面孔，便默然行了一個敬禮。他進門時覺得她的神情，有些改變，後來看上去仍如平日一般。——但是！——他不敢告訴。桌子照常留着兩個坐位，水瓶也放在原處，這些平凡的景象，安了他的心。他的母親，照例從黑暗的廚房裏端出兩盆湯來，坐下祈禱——沒事！還沒有事情發生！

以後的幾天，都在痛苦鬱抑的激刺中過去。他有百餘次想去倒在他的母親足下哭訴一切……承認星期四的那天他偷了一個杜克去借給他的朋友……承認以前，也曾拿了他的父親和他自己的書，賣給人家

去買釣魚器具，買了來却從來沒有用過，他早知買了沒用，不過要借此作他吹牛的資料。……

他同浪達兩人，都沉溺於說謊的習慣中，有如別人吃醉了酒一般。他們各被無意識的虛榮心所驅使，互相誇耀，甚至想和年長的人去比高下。他們不但嘴上說了而已，還要有物質上的證明。因此，知足的馬昌，買了一竿一線和一個英國釣魚鈎！勇敢的浪達，買了一根馬鞭和一雙刺馬踢！。

他們仗着勇略，發明出許多理想的事業，頗富於冒險性質。加以一些實質的憑證，說得活形活現，真有其事一般。

馬昌每天總有百餘次要想到母親面前懺悔，但是一眼看見她的

冷面，便噤不敢聲。無論如何，要去伏地認過是做不到的了。

星期日的早晨到了。馬昌的母親去箱內取他兒子最後的一件小衫，下面放的便是一隻麥草盒子，其中是她自己的一些賤值珠寶，和他丈夫的遺物，並從她兒子的教父處得來的一枚杜克。

她往日的老例，一見那隻盒子，便要打開來看，再長歎一聲關好。馬昌不必目覩，便曉得他的母親所要做的事了。

那是一個幽暗的冬天早上，恰值星期日，所以馬昌可以在床上比平日多睡些時。校裏開會，須到十點鐘。但是馬昌這天早上，並不能安臥，他祇睡着一霎功夫，料定今天事情要破裂了。他躺在床上，對於母親的一舉一動，無不注意，但見她在料理一切瑣事，不離那隻碗

櫥的周圍。

他的母親，先拿給他星期日穿的白小衫，攤在床上。然後回到碗櫥邊去，——他的心一些放不下——啊！他閉了眼睛，希望生出一些變故來，打斷這樁不可避免的事情。停頓了一會，只聽一聲怪叫，從櫥門背後發出來，「耶穌！」其音哀厲——他的母親哭着極呼「杜克在那裏？你做了什麼？是你偷去了，你這壞人！」

她不等兒子回辯一句，便向他直撲過去，奮拳猛擊，打碎了他的眼鏡，抓破了他的臉皮。鮮血直流，她尙不肯住手；她這時氣得不可理解，口裏不住罵「賊！」

孩子痛了不得不哭，但是他不願說話。

他的母親力盡之後，坐在凳上合掌禱道：「上帝！我犯了什麼罪惡，得着這樣一個兒子？馬昌！你是我養大服侍的兒子麼？耶穌基督，你爲何懲罰我？何故我要得這報應？一個賊！」

她氣力稍復，便又起身如雨點般的拳頭打去，口裏銳聲叫道：「你拿了杜克做什麼用？放在那裏？告訴我，否則打死你？」

她扼他的喉，並猛烈地搖他！他祇願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這個怪物！你自己明白快說出來，否則看我打得你全身骨折！你給了人家——或者買了什麼東西！」

「不，沒有！」

「沒有！不是你有，便是你藏着！」

「不，我沒有！」

他的母親問不出別的話來，便去拔他的頭髮！撕他的耳朵！甚至絞他踢他！

到底，她也筋疲力盡了。她坐下來，心想便打死了他也不肯承認。

「背後有人指使他！」她自言道，「他一定迴護着別人。」她給他洗了傷痕，包紮起來，送他入教堂去。

「他必是受了別人的迷惑！他瞞着那些情節——從外面得來的惡果！是個我所不認識的人。」

她存了這個念頭，就開始搜索她兒子的東西，是誰引壞了他的兒子呢？是誰使他作賊呢？

她搜遍各物，最先發現的，是一根釣魚竿；他用這做什麼？她知道他不曾到河邊去過。她從沒允許過他，而且他讀書都沒功夫。她仔細看了看這根竿子上的東西，還是新的，這便是拿杜克去買的麼？不，她不能相信，搖搖頭丟在一旁。

她繼續檢查，又在紙包下面發見了幾張密密收藏的字條，其上的寫道：

「不要忘記兩個弗羅令！——我意並不在乎此——我是考驗你的。」或是：「我明天要在花園裏騎馬！將你的鹿皮手套帶來，我要用

！」

她想到：「那人在學校裏！我尋到了，這是他的同學！不過他們爲何稱 You 呢？學生們都是互相呼 Thou 的。」她不懂起來——考驗又是什麼關係呢？她弄不明白。但是決計不給她的兒子曉得，以便暗中察訪。她立刻將桌上的東西，收拾整齊，想私自去開學校裏的傳教師。（她是個熱心的天主教徒）

星期一的早晨，她的兒子一進學校之後，她便出去，將這事的始末，和一個胖面孔的老人說清楚了。那人道：

「真的，好婦人，這事正須立時查察！」

「我恐怕其中別有隱情，這是個引他歸正的問題！上帝呀！戚開

文字已不如我們年輕的時候了！」

「我明天叫你的兒子來問他，夫人，你來告訴我是聰明的，或者因此可以使他免去極大的危險。假使我們學院裏發現了害羣之馬，立時便要驅除的。」

第二天過了早禱的時候，傳教師便在門口等馬昌。這孩子被同學們圍住了嘲笑他的創傷，傳教師見了叫他過來，帶笑說道：「問一句話。」孩子聽了，不禁發抖。

傳教師問了許多言語，仍是不得頭緒。起初，他很和善，後來見馬昌堅不肯吐，漸漸怒上心來。便加以種種恫嚇，依然無效。最後，他答應不去罰他。但這孩子，總是閉口無言。

馬昌對於那些字條，一味含糊，像是從不知何人那裏來的！上面又未寫出地址。無論如何，這事不得明白。傳教師道：「很好，我明天將這事去告訴先生，他一定認得筆跡。」馬昌握住了紙不放，他知道先生一看便識得出，他的祕密不免要顯露了。

後來，他祇得屈服了。一一承認之後，更乞傳教師寬免他們兩人的過失。

「不！不，我不肯饒你。你狠心到底，直待逼得無可如何的時候始說出來。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

「李卻特浪達，」不幸的馬昌說。

「我不知道他，」教師詫異地說，「他是第幾級的學生？」

「同我們在第五級，但他是個新教徒。」

「新教徒！」神父揚起手來，「你的好朋友，原來是個新教徒！無怪你這般執迷不悟了，我從來想不到你會和一個反對天主教的人交友，現在回去罷，明天自有先生和你們兩人說話。」

次日，兩個孩子都叫了進去問話。

「你要兩個葛屯何用？」浪達被問。

「我並不要用，」答說。

「那末，你爲什麼向他要呢？」

「去試試他的心思。」

先生聽了乾笑。

「你幾時做了心理學家？你說的花園在那裏？你真的在那地方騎馬麼？」

「沒有！我祇不過試試他的判別力！」

「那末他竟是個給你做試驗品的愚人了！」

「似乎對的，」李卻特不自然地笑說。

「這是真的，」馬昌說，他被朋友批評得臉紅。

「是我不好！他要使我成爲勇敢強硬的人，他常是這般說。」

「他的方法，却很奇特，」先生說，「無論如何，他須得和你面對面的一齊拘禁兩小時！一個是癡子，一個是莽夫。」

「只有馬昌應受罰，與我無涉。」浪達鹵莽地說。

先生聽了大怒，厲聲道：「兩個！」

浪達聳了聳肩，若無其事，不怕人家笑他。

走到廊外時，他向可憐的朋友道：「我今天和你說最後的一句話——你這人沒有價值，陷害了我！」

「我求你不要如此！我也是不由自主！我並非有意要害你，就是這可惡的字條誤事，被我的母親找到了。」

「無可原諒，你帶累我了！」浪達嘲笑一陣，接着說道：「你自己不會做事。你知道革命家應當怎樣？他凡是有關係的文件完全燒毀——若是換了你便每事都要寫在札記簿中，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去拿火藥——子彈——革命黨住在那裏，在什麼地方開會，一一直錄不諱了。」

你是個饒舌的婦女，——可厭！」他說了這些話，便撇下可憐的馬昌走開去了。

浪達這時熱心地讀革命家的傳略——賴沙萊，馬克斯，勃更寧——和德國著作家，關於這類的作品，如記述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康妙恩的這些書。所以他已富於革命思想，他將來能成一個革命家麼？至於馬昌是失敗無疑了。

音樂家

Carl Sternheim

蠟特肥史徐林的作品，真有如他們的著述者所賦與的價值嗎？祇有時間，可以解答。在那位音樂家的心裏，真有如他所顯示於人的深感麼？祇有上帝，可以知道。惟有一件事實是確定的：和他密切的人，雖然很受他的感動，而大多數的世人，却都不以他的成功爲然。

史徐林出身於社會上最卑賤的階級，生長在平民式的家庭中。幼時，並未度過快樂的日子。他最初感覺到心弦的振動的，是一天走過人家房前，聽見披霞娜的聲音。他這一次的得意，永忘不了。每日到排水管邊去竊聽，莊嚴愉快的諧聲充滿了他的靈魂。後來弄披霞娜的

主人發見了他的熱心底知音，心裏不覺感動，便請史徐林進內去聽。自從和這位音樂家接觸之後，史徐林方學得些音樂上的始基，奏弄的粗訣和樂器的構造。他心領神會之後，漸漸悟到高深的情感上去；他便以此爲業，脫離了卑賤的境地。到了二十歲時，他已穿得像個中等階級的人。他和一個吹笛的共同操業，過着節儉的生活。大部分賺來的錢，都用在增進自己的技能上。直到他的披霞娜奏得非常精妙，能使深明音樂的聽客，讚美不絕，他於是離了故鄉出去，游歷各地，以便多得經驗。每逢當地的富商宴會之後，總見他盛服坐在披霞娜前面，低首節奏。等他離開披霞娜時，仍覺餘音嫋嫋，跟了他凝住不散。他的目光，便與四座聽得出神的眼睛，打個對照。他仔細觀察聽衆的

情狀，以爲向後索值的張本。照這樣子有許多聰明的婦女，都落在他的掌握中，不惜盡心竭力地去報効他。他便因此富起來了。

他熱心習成的藝術，使他的地位，逐漸增高，居然名利兼收。他更自高身價，要去交接些美婦人；遂與幾個感覺生活煩悶的富婦，做了密切的朋友。

但是人家待他沒有如他待人家的那樣誠心虔敬，這是因爲他的出身門第比人不如的緣故。所以他意欲想個補救缺憾的方法，僅僅仗着他現在所有的些許特長，實不足使他近身的人傾倒。一個音樂家要惹人的注意，總離不了那件烏木的樂器，縱使能夠博得大衆的贊美，而贊美者的心裏，不見得完全是喜歡他的人，連那精巧無靈的樂器，也

是在內的。因此婦人們口內的信誓，並不能算是專愛史徐林的證據。伊們所以如此，是由於那抑揚的音調中所生的情感；而藝術家並非是創造這種情感的人，不過是個傳譯者罷了。

因他神輕衰弱的緣故，致令聽衆感覺一種說不出的難受，不等他奏完，使急於脫身，說聲「謝謝你」就走，正如我們現在對付奏給我們聽的人一般。他的聲譽，因此一落千丈。使他大爲懊悶，怨恨他的舊主，並且咒罵所處的境地。好在他已積錢很多，不愁衣食，便避到鄉下去，住在山裏一間傍湖的小屋中。他思前想後，頗有身世之感。

他不久悟到一個傳譯意思的人，夠不上歆動全球，也不能滿足他自己熾熱的慾望。他略不躊躇地決計拋棄過去的一切，重起爐灶。自

此亂頭蓬髮，像個曠野中的刺猹。三年之中，他擯絕一切社交，澄心壹志，致力於修養。每有內在的感觸或思慮發生，他都克除盡淨。夜間睡在床上，交手胸前，萬慮皆空，覺得非常快樂。等到意氣全消的時候，始在工作的桌上取出紙來，觸着靈機，振筆疾書音符。寫畢將初稿重讀一遍，與改作互比優劣，覺得不妥當的地方，便在散步時細想一過，務必改到愜心當意方罷。

他在荷德林的詩中，選出幾段合於自己性情的，編了兩打迴文式的歌詞。他的全稿完成之後，決定再進城去，召集了舊時的朋友，奏給他們聽。結果非常美滿，聽的人無不深受感動。這一來，不但恢復了以前的聲譽，而且人家覺得他的天才，不可比擬。從此以後，他舉

止頓時闊綽起來，迥與常人不同。每月有贊他的人供給他的用費，他已志得意滿，却仍需索無厭。他的作品，後人當然不乏稱譽；而在當時的富人却贊美得無以復加。每遇宴會，史徐林到時，賓客們便沒有別話可說，祇聽見稱頌他的藝術和人格的高尙而已。

他故意離間人家的朋友和夫妻，好像別人的結合是有害於他似的，他竭力誇示自己優越的地方，以顯同儕的鄙俚。誰肯再和這種人相處以自取煩惱呢？他的音樂，雖已大告成功，爲保持身體的健康起見的南方旅行，豈非必不得已而放棄了麼？幫助他的人中，有誰料得到他外觀愉快的頭腦中的糾紛呢？史徐林自悲身世，奏了一闕自製的歌詞，來得這般淒婉哀惻，竟使他的朋友，個個良心發現，嚴重地察問

他們自己有什麼力量可以去補助這個偉大而不快活的音樂家。房主人跑到他的圖書室內去，取出一本稀世的書，送給這位音樂家，作為那夜永不能忘的紀念品。別的人個個含着一眶眼淚，自願做些於他更為有利的事情。

史徐林明知他的一番運用，已經獲效，便專以感動人心為生存的目的。他不必工作了，他見他的被欺者這般濫用恩情，甚至出乎他們所能自奉的範圍之外，心下不勝歡喜。他善於用隱含深意，假獻殷勤的言語去遏制人家拂逆他的要求。起初他祇對於最軟弱的人，略露得意之色，漸到後來，他在鄰居面前，也要擺起勝利的架子來，以輕侮被他降服的人為樂。

別人順從他的意思，反而增高了他無限自大心。但是受欺的人，也逐漸怕他而避開了。他的聲名，傳佈開去，人家益發防得他利害。他雖加倍的用力，佈置他的巧妙底圈套，肯來上當的人，竟愈弄愈少。而且這些少數人的財力，也不如以前的人來得雄厚。他已處於困難的地位。又想用眼淚憂容去打動人心，挽回他已失的勢力，却仍勞而無功！他的音樂，人家聽的次數太多了，已經不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大勢所趨，偌大的一個城子裏，使他過那黯淡無光的日子。他的心靈底和實質底生命，因缺乏善計而入於險地了。

史徐林不等到爲貧苦所迫，便再第二次逃到荒涼的野外去住，滿腔懷着悼傷往事的悲苦。他不懂平凡的人們爲什麼不甘俯首聽命於他

這樣的一個天賦才子之下。爲要使他自已格外信得過這種卓越的能力起見，他開了蘊蓄神機的思路，將一切強烈不可見底牢愁憤激，儘量發抒於樂譜中後，便在一個夏天，開了窗門，坐在披霞娜前面，兩腳放在踏板上，手指按着音鍵，奏起樂來，發洩他強有力的品性中所含的剛毅底意志。

沒有一個村莊裏的居民，避得過史徐林家內播揚出來的樂聲。無論願意與否，都不由自主的傾耳去聽。克萊蠟里瑾是個疾病初愈的少女，她住到這裏樹林多的地方來調養身體。那日正在散步，聽到史徐林的樂聲，覺得有一種不可抵禦的誘力，她遂停步於發聲的屋前，芳心跳動，不禁拍起掌來。被音樂家看見了，她知已不能躲避，只好任

他出來。史徐林到她面前時，尚有餘音，使她出神。兩人便握手進屋去坐。自那日起，他便和這個少女結不解之緣了。

當然，他以前也曾降服過許多人；不過他每一次的勝利，總須費去不少力量，縱使成功了，不多幾時，那被降服的人，便要恢復他的自由，不肯再受拘束。此番他熱烈的目光，注視到一個完全清白的女子，默想她的身體和靈魂，每一點都是純潔無疵的。他在這個少女的目前，揭開了一層遮蓋宇宙的帳幕，所以使她對於他的手指，每一撥弄，都覺得驚異。就是極普通的歌曲，到了她的耳內，也會發生一種神祕的感觸。他看了這樣容易馴服的人，心內說不出的喜悅。

從來沒有這樣便宜的事，一些多不費力！從早到夜，從夜到早，

他無時不被尊爲王，永不消自己留意。她能先意承旨，一些不違他的意思，從來沒有這般和婉的應聲。她祇要看見主人的眼光中略略有些急迫，便柔聲下氣地唯命是聽。他這般專橫慣了，便一些拂逆都受不住，他的自大心已到了極點。

他最輕微的舉動，便似非常有力；最簡單的言語，便似深感人心。他的容貌，反射出他自高的心理。他心目中祇有一個「我」字，這種觀念，與他天才的發展同時並進。

當他早晨在鏡子前打好領結的時候，望到肩後少婦的一雙媚目，他的眼睛，似乎在說：

「喂！克萊蠟，你以爲我是何如人！」

史徐林和這個婦人同居時，也成了幾首新的作品；因為他的兩個舊友供給他的費用，現已不能按時送到，他決計再進城去走一次。

不幸他往日的朋友，都還不會忘記他的壞脾氣，沒有一個肯再來嘗試，他們都持重起來。只有一次，史徐林請到了一批人，奏了一曲村歌，聽衆心內，並不信服他，祇淡淡的應酬了一會。樂罷開宴，他們在桌上仍避開史徐林的技術不談。到了次日，這位音樂家，便回鄉去了。

克萊蠟一見他歸來，便急急地告訴他做了一個夢，看見他在奏樂的屋前，被一羣人擁住了喝采。然後發現一個不可思議的人頭告訴她，說她的情人，要受不被人家認爲天才的痛苦。

她不等史徐林回話，便又叫道：「我求你不要爲你的成功所欺，喝采的聲音，反足證明他們沒有真能懂你的意思。」

史徐林立即確信她的話不錯，並說他予人的印象還沒這樣深切。他決計不再去和別人交結，祇與克萊臘住在一起。克萊臘的心思，亦願他與外界斷絕關係，自己便好一生倚靠着他。

他們便正式結婚，以免日久生變。克萊臘以欣喜的目光望着史徐林入室，他也以手放在少年妻子的肩上答她。從那日起，便是新生活的開始。史徐林有了這樣一個謙卑的妻子，雖祇是個藝術家，却似做了世上無上尊榮的國王。克萊臘服從他的意思還不算，每逢他自己還沒想到的事情，便早給他預備好了，總之使他無一刻不如意。不論他

如何驕揚，她的柔順，總是有增無已。

他本欲繼續過這種舒適的日子，無如突然發覺經濟的缺乏，使他不得不憂到物質上的需要。

克萊蠟要想竭力解除他的憂慮，她有些攝影的才能，如果施用出去，可以希望自己謀生。但是史徐林料定他的妻子的行爲，雖然可嘉，必不足以維持他的快意的生活。

有一天，氣候很好。史徐林家裏來了一個少年，自言他是一個音樂家，上次開音樂會的時候，他也在座，對於史徐林所奏的樂譜和技藝，稱爲雙美，影響他去仔細考察自己的工作，因此悟到他自己的凡庸，要來請史徐林指教。他願此後做他的隣居，不論要學多少日子，

他能供給束脩，請先生不要拒絕他的要求。他說到這裏，臉兒紅了起來，眼中脉脉含情。

史徐林聽見有這樣一個熱心的人，如果加以適當的訓練，結果恐怕不好。少年的一番誠意，不覺使他矍然起敬，便一口答應擔任他的教師。並告訴這位新收的門生，他自己當初住在村莊裏，每天所做的功課。他們兩人，不但在上課的時候相會，平時也常在一處盤桓，商量些應做的事情。自茲以後，史徐林夫婦，免除了經濟上的困難，心內都很歡喜。克萊蠟尤稱贊這個少年的決心，對於他的儀容舉止，也很欽慕。這豈不是史徐林的技術影響到無識少年的明證麼？

一個和諧的生命開始了。甯特用心學習對點法和披霞娜，所有他

以前學得的方法和些近代音樂，都留意丟開，一切樂術，均以西勃史沁物素(Sebastian Bach)爲主，以漢台(Händel)和菲利潑愛麥(Philipp Emmanuel)爲輔，摩開(Mozart)爲殿。皮少文(Beethoven)已經不免粗陋，至於其餘諸家，都不能算數了。因爲要獨創新法，所以須從源頭學起，每遇重要的地方，史徐林便叫他的學生明辨他們的普通工夫，不可忽視。六分之一拍的價值和節略，音調的機會，都在樂器上研究得非常仔細。兩人的目光，各含喜意。甯特奏樂的時候，先生祇消坐在旁邊，點點他的頭，或者舉舉他的手，以表示學生課業的對與不對。他們對於世事，一些不問，好像隔着一陣雲障。甯特將史徐林的提示，一一錄在隨身攜帶的一本抄寫簿中，以免遺忘。無論在什麼地

方，他總將這些話，掛在口頭。有時出外散步，史徐林大聲解釋過幾句，要知道他說的話是否恰爲回答人家問他的正當解答，他僅需轉首看看他同伴的眼色，便見得到毫不含忍的默許。遇到這種時候，甯特便拉了他先生的手到嘴唇邊去。而在史徐林的空泛底印象上，似乎覺得他竟已屈膝了。回來的時候，甯特常常走在前面，史徐林却要伸手拉他近來，他便回首顧盼這位最尊重的先生，含情脉脉，似有無限誠摯的敬意。

三個人合成一個社會，甯特應克萊蠟的邀請，已住到先生的家裏來，每天和史徐林一桌吃飯。可是住宅太小了，三人時常互相觸肘。史徐林現在可以指揮兩個人了，益發擺出他的威勢來。他不但不讓些

小地方給人家安身，反而故意裝腔作勢，以致他的妻子和學生常常被迫躲避。他每間房內總喜佔據正中，別人自然不得不貼身牆上，就竟遠遠地退居壁角了。

用膳的時候，食品須先放在史徐林的前面，儘他擇最好的吃了，然後贖給其餘的兩人吃；不過還須吃得省些，以備他不時之需。他們眼看着這位音樂家一口一口的送進去，如果見他的胃口好，心中便都誠意地喜悅。因為史徐林每逢佳味，他必嘖嘴道好，性情也很和善，直待他們將咖啡和雪茄煙送上去——祇有他能享這種權利——他仍寬厚待人。他們享受這種酬報，比什麼都要開心。到了晚上，甯特和克萊蠟商量次日的菜單，總得費去許多時間。甯特所出的學費，雖頗豐

厚，克萊蠟常常弄得不夠買菜。甯特便拿出一個馬克或一枚銀幣來作爲自願的捐助。偶然有一次不完美，或者太粗糲的早餐，便造成不幸的結果，使克萊蠟不得不在桌上多花些錢，却又祇可求助於甯特。他再想出種種美味來補充菜單，他的糜費，可以博得克萊蠟熱烈地和他握手，以及史徐林在膳後一番喋喋的道謝。於是全家頓覺喜氣洋溢，他的先生坐在披霞娜前面，將他感激的意思，融入悠揚的樂聲中去。

時間這樣的過去，外面世界上的大事，層出不窮。許多人都忙着政治上的和別的種種問題，有的談飛行天空的氣艇，有的談亞菲利加的叛變，還有些說股票行情的起落。但是在這座傍着菩凡淋河岸的小屋內，那些事情，却與他們毫無關係。他們所變換不絕地議論的，都

是些自古以來直到蠟特肥史徐林時的音樂歷史，以及他的作品超過前人和同代的地方。這位先生，坐在圈臂椅上，應對他的兩個門下所發的問題。他說到前代的音樂家，取謙遜的態度，稱頌他們的優點。再略略自贊幾句，帶着預言的眼光，使他們知道他直到如今所作的不過是些發端，盡了他做真藝術家的必不可少的使命而已，至於他的偉大的名著，還要留待後日呢。

聽他說話的兩個人，一聲也不響，他們只在默默地稱贊。史徐林先自喉間哼出音韻，後來他又昂然笑了一聲，流了幾滴自傲的眼淚，便起身離了房間。

克萊蠟其時坐在椅上呆看，甯特突然立起來在房內踱來踱去，他

口裏嘆息，兩手在空中舞動，又去緊緊地握克萊蠟的手。他們兩人都被史徐林感動得神魂顛倒，似聾似盲，各不相顧。甯特自此常常送東西進來，除出精美的食品和酒之外，尚有各種家具，他均直接交與史徐林，不經過他妻子的手。因此克萊蠟覺得自己大有失寵的危險，或竟被他們屏諸團體之外。她急於要想一個抵禦的方法。夜裏雖祇她和史徐林在一處，差可補償她不得和丈夫接近的損失，但是一到天明，她短期的成功便失敗了。因為他們兩人又密切起來，而且甯特仗着新鮮而糜費的供奉，可博史徐林的歡心，使克萊蠟纔進一步又落後了。兩人的競爭中，甯特佔着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他不但愛史徐林的誠心，有如克萊蠟一般的深切，更兼他是有錢的人，自然該他勝利。克

萊蠟要勝過他，非得設法解除他的武器不可，她便決計以生命爲孤注，務求達到這個目的。

她對於甯特待她的丈夫密切的情形，佯作非常滿意。每逢學生有一件新的東西送給先生時，她便故意裝出極歡喜的樣子。甯特見她來得這般溫順和藹，便推誠相與，將自己財產的總數都明白說出，她知道他共有六萬四千馬克，遂即竭力聳動他去鑿足史徐林無厭的慾望。同時她在丈夫耳朵邊不住地教唆他窮奢極侈的方法：客廳裏放一條波斯毛氈可以好看些，買一部自由車可以騎到野外去賞玩風景。

史徐林破題兒第一遭，覺得舒暢。他看見這兩個人如此盡心竭力地替他求樂，心下深爲滿意。這不是世上最佳妙的一種幻想麼？他心

想大可以利用他們兩個的熱心。便一時去激動甯特；一時去鼓勵克萊蠟；他讚美一番，批評一番；又鋪張其辭說他們的態度應當怎樣，什麼地方應當去博他的歡心；燃燈和滅燈最好的方法怎樣，聲音的高下應如何發生，香氣的濃淡應如何分佈；總而言之，要造成一個完全合意的環境，兩個奴隸便聽他一句，依他一句。

他們兩個爭勝的意思，史徐林也明明知道，他反要激勵他們。「向前！」他和克萊蠟說。「進行！」他和甯特說。兩人聽了便都開足速力每日去替他增進生趣，消除困難。到了夜裏，他們屏息伏處主人的脚後以待不時的呼喚。

有一天，史徐林要將床鋪換一個地位，使他睡在枕上時可以看得

見日出，正如路易十四在凡塞爾時一般。甯特便給他照樣做了。克萊蠟和甯特住在別一間房內，以便史徐林獨居一間幽靜的臥室，可以更加睡得安甯些。

每天晚上，兩隻眼睛在黑暗中注視着門隙中透露出來的燈光，知道先生睡前正在閱報，然後聽着報紙綽綽的聲音，身體在牀上轉側安臥的聲音，滅燈的聲音，使得兩人的心急速地跳。等到完全靜默了，一男一女，始各歸寢。他們的床，靠着相對的兩壁，兩人睡了，互聽呼吸的聲音。

當史徐林一股無限的傲氣，直從屋頂上達到燦爛的明星，而他的身心，被窗外射進來的樹影遮住的時候，克萊蠟毒恨甯特的心思，專

注於將近的爆發。那個少年的錢，漸用漸空了。想到最後必然的禍事，她不覺滿心歡悅，喜形於色。甯特見了這種情形，既怒且懼，震慄不已。心想他一生的享用，都已浪費盡了。他兩眼不離開那婦人的臉，他看見她額上都似含着笑容。他的財產，減少得愈快，愈覺他的仇敵笑得合不上嘴唇。就在黑暗的夜裏，他自信仍看得出她那副嘲笑的目光。雖有被頭蓋著，兇惡的笑聲，似尙不離他的耳畔。有一夜，他自己禁不住了，氣呼呼地跳下床來，但是他的敵人，也已覺察，正在候他。兩人相遇，便扭作一團，互相捶擊，直到聽見主人房內發出輕微的聲息，始各放手，悄然回到床上去睡。

晚間經過這番事情以後，日間仍是樂聲盈耳。這兩個人的仇恨，

自此愈結愈深，漸自天堂降到地獄去了。

史徐林慶祝三十五歲生辰的時候，這樣的生活已經過了四年。那天晚上，史徐林忽然想起一件久延不決的事來。自從三人分睡之後，他成了一種習慣，便是每夜睡在牀上，默算他的進款：一邊是克萊蠟所賺的，她的照相術已經精進，做得很好的生意；還有一邊是雷特的學費，也就可以付給他了。除出旅行費醫藥費，每年約可淨餘二萬馬克。這天晚上，他要格外算得精細些，便想取張好紙用紅黃墨水開列一筆清賬。

他背述可得的總數時，覺得非常開心，重說一遍，便換一種音調，以示他的得意。他坐在桌前，伸出兩腿，舌端微垂口外，唱起有名

的古歌來。

他想得高興之後，便坐到披霞娜前臨時彈出一種樂調來，初時音沉，似尙懷疑不決，入後揚聲漸高，彷彿必能成功。於是他又彈出一番正調，將他現在的快意和前途的光明，一一傳達出來。使得左右鄰居，無不開窗傾聽。

史徐林在室內奏樂時，其餘的兩人聞聲都走了進來。倚在樂器的左右，心內都很快活。史徐林大悅，益發將他對於兩人情意借着樂聲發洩出來。

過了一會，他們吃過晚餐之後，甯特鄭重地從袋內取出一支雪茄來提給先生。這支煙長而且粗，糝灰色，頗美觀，中間包個紅底金字

的紙圈上書「警告」二字。克萊蠟突然驚起，她知道這是她敵人的最後的財產了。從此以後，他便沒有可以勝過她的地方了。她渴念已久的願望，一旦實現，幾乎使她不能自持，祇好閉住眼睛，強示鎮定。否則甯特見了她欣喜的情形，或許和她拚命，果然甯特看不出她神色有甚特異。

至於史徐林，他對甯特微點其首，以示謝意，小心地割開煙頭，刮了兩根火柴，點着了吸。裊裊的青煙，從他的鼻內噴出來。克萊蠟眯着眼，看他們。甯特的額上，出了一頭冷汗，他覺得足下的地好像陷下去了。

天時晚了，他們坐在昏暗的暮色中，祇見雪茄煙端的紅光吸一次

，亮一會，直待史徐林吸完了煙，伸出手來拉了甯特進去，還一些不覺，他有切齒的難過。克萊蠟向着碎心的少年輕藐地望了一眼，跟在後面。甯特一人到室內低了頭悲泣，發洩他的憂傷。婦人在門背後聽了，喜得忘其所以。

幾秒鐘後，她走到廊外去，勝利如明星般在她的身上射光……

甯特的刃尖洞穿了她的心，她不及叫一聲，便倒在地上，刺她的人，也便隨着仆在她的身上，一些不會觸着先生的房門……

正當其時，史徐林神甯氣爽，坐到燈下，伸臂取筆，歡欣地開始紀錄他眼前可得的數目。

第二天早晨，他方曉得多此一舉。

他的清明底悲哀不能阻止，他再立即去找新的結合，過他所值得過的生活。

註：Sternheim 是現代最好奇最優等的德國作家之一。他對於近時社會的描寫，忠實而帶談諧，因此人家稱他為德國的 *Molière*。

一個專門研究原子的人

Ramon Gomh de la Serna

一

最初他們訂婚的時候，唐奧利陀便和恩琪拉說：「我們是兩個原子，將要合成一個分子……我們的核要固結起來，雖然他們不免要互相推拒……可是我們總得互相諒解，相待和睦。」

恩琪拉並不懂得這些原子相拒的理論，而唐奧利陀待人誠厚，不願作違心之言；所以不憚詳為解釋。後來他倆居然結婚了。

結婚以後，唐奧利陀有一次在家中很秘密地向恩琪拉道：

「你現在已嫁着一個極富的人了，如果我的希望能夠成功，便是施用原子這樁事，我將成爲世界上的主人翁。那時我的家財，就可以大得無大不大，連你想都想不到呢！」

他辭了大學教授，退居城外，過那清淡的生活，如同漁夫一般。到他家裏去的，祇有一個自幼要好的朋友潑雷撒台；這朋友是個絕端反對科學的人，常常大聲斥科學爲紛亂事物的東西，他說：「自從有了科學，好好的數目字，硬要定出一個字的數爲單位，幾個字的——多位……誰耐煩去弄這些沒要緊呢？」

星期六的晚上，唐奧利陀在家裏請了四個朋友吃飯。因為第二天星期他可以無需起早；所以這時，正是他休息的最好時間了。

第一個來的是潑蕾撒台。

潑蕾撒台愛這一對夫妻，他們三人齊等着，一位氣象學家馬丁和唐奧利陀的一個得意門生雪耳維。

唐奧利陀吃過這餐非常美滿的晚飯之後，很是高興，拿塊茶巾在他臉上不住的抹，好像要將他理想中底粉板上的計算揩抹乾淨一般。

潑蕾撒台對於他朋友進攻的說辭，總是站在反抗的前線：

「每說一次，我對於原子的信仰，便減少一些。我想你在那裏白費功夫去研究那些幻想中的微點……」

「世上所有的科學家都爲着原子的問題，伸斷了頭頸……這真是難而又難的事情！最後道着的人，一定是個大預言家。」

「你是發癡，我的兒！絕對的發癡！」

「我索性都告訴你罷，恐怕你愈要說我癡了。我夜裏聽到原子的聲音，就像有一萬隻自鳴鐘在我的週圍……」

「但是那些不是洛斯考鐘麼？」

「這是在那裏發癡！就是最細巧的手錶也不能去和那些鐘比的。」

「後來呢？等你發現了原子的祕密的時候，你想用怎樣的呼聲來表示呢？你一定要預備一句著名的口號，或者是(Land)「地呀！」

或者是(Ευρεκοι)「我有了！」至少要使這幾個有名的大字永垂不朽，比他們當初得名的幸運更好些……」

唐奧利陀笑了一笑。

據他說原子可以改變各種形體，並使萬物都受牠的分化。

潑雷撒台駁他道：

「但是牠們怎樣滋生出來的呢？牠們都是一刻造成的麼？你以為這支香煙裏面有幾多原子？」

「愚人發問，要比聰明人回答來得容易。」

「可是成萬的原子從煙內噴出來，畢竟是件適意的事，這煙便是我的原子的蒸溜器。」

「却不見得適意，他們要傷害我的喉嚨，」恩琪拉這般喊出來；
「原子至少不能使空氣變稀，因為他們都從孔隙中逃出去了。」

門鈴一響，馬丁走了進來。

他的形狀，好像是適從海裏出來的。他在那些海水裏，便如海馬一般。他的面上，還有從水底吸取來的磷質，已在大地上蒸乾了。

他們兩人在當前的一星期中，似乎各有海大的事業要幹。神氣之間，彷彿馬丁要說，「我在研究大事。」而唐奧利陀似乎回他道，「我的更爲緊要。」他們兩人拿出錶來對照，一些也不相差。

潑雷撒台和馬丁說話，要比較留意些；不過他一星期內所想到的幾個發笑的意見，也都提了出來。他對唐馬丁說道：

「據最近的報告，世界上的人類，將因養氣缺乏而致死……那末我們須從你的海水內去分解養氣出來了。」

唐馬丁聽了這個問題，呆了一呆，在他枯乾的腦海中掙扎了一回，好像忽從口涎上得了水源，便道：

「那也無需去分解海水，祇消在地面上種些森林好了。」

雪耳維到得最後，他常常如和一個青年女子會晤了再來似的，所以晚上總不肯早到幾點鐘。

恩琪拉見了這第三個來客，便去預備半夜茶了。

唐奧利陀經過許多星期的體驗，知道他這個年輕的學生，已是純粹的科學化了。雪耳維受了他老夫子的陶鎔，也深信他的說話，認定

比他生得早的人，便是先覺，所以盲從到底，毫不置疑。

此時四座滿佈哲學的氣味，唐馬丁與高采烈地說：

「無論何種發明，都不能改移我們畏死的心思，否則便要流於毀神或玄祕一路去了。」

潑蕾撒台聽唐馬丁這番話，似乎他的意思證實了，便道：

「對呀！……我們絲毫不能超越，世事都是矛盾的。一到那時，學者們也祇好極粗悍地說聲恕罪而已。」

三

唐奧利陀繼續過他的研究生涯，經過幾番的改良和苦工，他已製

成了最完備的「顯微天秤」和一具新式的「時間析光器」。

日過一日，屋內的鐘愈弄愈多，情景更加來得嚴肅，令人見了，便生深刻的印象。

唐奧利陀覺得大發明的成功業已不遠，因他很信任雪耳維的緣故，便去叫了他來，也好叫他躬與這番發明的盛事。

雪耳維突然奉了師命而來，心內略略有些驚異，便傾耳恭聽唐奧利陀滔滔不絕地說：

「我早已注意到世上爭論原子的問題……我覺得先前我們忽視了許多隱伏的情形……原子內有一種「腺分泌」……這些是種神妙不測的勢力，祇有世上最後出的博士，方能控制得住。他們看得這般輕微

細小的「原子腺」，誰知却有如許的大力呀！」

雪耳維聽到這裏，張大了眼睛，看他的先生。

唐奧利陀接着說道：「在這些新的精氣發現之後，化學一科，便要大受影響了。空氣中如祇有養氣，沒有電子，我們便不能生存，這句話還沒經人道過。我們所以能夠不死，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和電子接觸的緣故。原子的理論，非常複雜，我們不能知道保護生命的是在身體的外部，或在內部，大約生命的精，要全在乎呼吸；並不是因為呼吸空氣，却是因為這樣可以呼吸無數的電子。」

「這也是可能的……幼稚的人類要想倚他的靈魂去解釋一切東西，真也算得極有價值的了。」

「但是我所主張的，」他神祕地說：「並非是一種原子的新藥物，却是更爲希奇的東西。」

「是不是點金術？」雪耳維敢問這句話，正如一個常人遇到一個瘋子一般地瞎說。

「什麼？黃金……好東西……去尋黃金是愚了，因爲他的價值立刻可以降爲銀或鉛……」

「那末，你搜討的是什麼呢？」

「拿最微細的原子核，分離出來，再將牠剖開，從這種分解，我可以得着一種驚人的勢力。我尙不曾明白牠的性質如何，却已知道牠的作用，我能夠分割到這一步，也已經滿足了。因爲要將原子的核分

離出來，現在尙無人做得到，啊！我最後成功的時候，真可以說是世界上空前絕後的一日！因爲這顆中心的電子，能夠說話……他說的是一種有組織的言語，正如電報上的毛氏電碼一般，必須要知道解法的人才聽得懂；這却不難，因牠來得很完備……這粒合成的原子，算得是創造的機樞。世界上的歷史，牠都說得出。我們也不必多問這個怪物的底蘊了，說了無用，而且也說不盡……」

師生兩人在未談到剖開的原子以前，相對靜默了片刻。

唐奧利陀往下說道：

「我要將原子的核分爲兩半，此刻所難做到的便是要把這些核正中割開，清清楚楚，不偏不倚，若祇胡亂剖一作兩，我信不久便可以

成功了。」

「你把原子剖開了有什麼用處呢？」

「這正是我一生的專利權了；假使做得成功，我和你便都得了無上的權力，因為世上沒有比他的破壞能力更猛的了。」

「我不懂你說的話。」

「好！我來試解釋給你聽，我用神祕的方法，剖開了這顆原子中心，所藏的電子以後，便捉住一半，放去一半……你到了那天，可以見那放出去的半個原子所經的路上，不論何物，都要立時分化。而且如用魔術似的，各物霎時不見，一些沒有響聲。你想，凡是遇到他的原子都要分離開來，因此組成各物的原子都渙散了，猶如一個蠻子衝

進一隊人裏去找他的戀人一般。」

他的門人，聽得呆了，彷彿已置身於廣漠無垠的沙漠上，一切東西，都被這半個細微的原子摧殘盡了。

「你能夠拿半個原子毀壞全世界麼？」學生吃驚地問。

「我能夠使整個宇宙，同歸於盡，……可是我要停止這種溶化萬物爲虛無的大破壞，也不是沒有方法。我祇消將離開的兩半個原子，重新結合起來便了。他們碰在一處，便如兩丸鉛彈，立刻可以凝成一體。」

他的學生聽他說得這般清楚，不禁叫道：

「我懂了，我懂了！好不神奇！」

「將來執行死刑，也不消如現在的這樣殘酷了；罪人祇要一觸這半個原子，便可以消得無影無蹤了。」

「先生，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這樣，社會上和罪人都有很大的益處。」

「可怕的死後底問題，也可以解決了。既不要坟墓，也無需火葬，以致屍體受苦……木乃伊，骨灰，一概都沒有了。所可留為紀念的，僅相片和愛念死者的懸想而已。……」

這位先生，好像是個對未來現象的批評家滔滔不絕地說：

「戰陣上用了原子，可使敵人完全消滅，彷彿幻影一般；而且可以省得去收集遺骸和棄械，……一切都已消沈於虛無飄渺中了。……」

「好利害，可不怕人！」門人插上來說，他已聽得有些發狂，像是真個眼前看見這麼一會新奇的戰事。

「太平的時候，這半個原子，也用得着。我的發明，可以幫助免去勞苦的工作。……我可以為礦工在礦內闢路，……我可以使水沼乾涸如用魔術。」

「我明白了，我都明白！……希奇……不過你在劈開原子之前，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麼？」

「我過去的十年，都費在這件事上，現在很快要成功了。所以我來叫你，我須得信託一個人。」

這位大學教授帶笑看看他滿懷驚異的門生。

「但是，這或者便要成爲世界的末日了！」門生問這句話，好像從昏迷的黑暗中伸出手來。

「我能……雖然不僅使他變爲齋粉和沒有凝成現在的地球以前一般情形；不過——那正是我所能實地觀察的——這個分離的半原子進行破壞的軌道——或許是極浮淺的——不過，倘使怕他脫離了我，致餘下的半個原子不能去和他結合，我可以在分割原子的裝置上，添一個時計，使他能自動的去結合兩半原子，不致於發生危險。」

這個門生好像受了驚嚇，完全失去知覺，兩眼沉沉下垂。

唐奧利陀拿手拍在他的肩上，和他說話，這纔醒了過來。

「你知道我爲什麼要用着你？我正是要你來維持這件發明的安全

的，使我以後可以一心專注於分割原子；其中有極大的祕密，那是世上的神明所在，我不能兼顧旁的小事了。我至高的好奇心，便是想聽原子說話……」

唐奧利陀的手，離開了雪耳維的肩頭，像是在他的門生身上祝禱了一番。

雪耳維受命戰慄，似乎他進來的時候，是個凡夫，現在立刻變爲天仙了。

唐奧利陀結束道：「那末，我們到試驗室裏去罷，須得小心在意

！

唐奧利陀用鎖匙開了試驗室的門，兩人便走進去看原子了。

四

唐奧利陀年紀愈老，成見愈深，鬍子漸漸變成花白了；終日還在試驗室裏看他顯微鏡內所現的幻象。

家庭中滿佈不安的空氣。

恩琪拉比唐奧利陀還要來得切心，常常聽見沉靜的試驗室中發出幾種怪聲，或如墮物的聲音，或如蟲齧的聲音，又似什麼東西打碎了；尤其是贖她一個人在外的時候，她嚇得躲到走廊角上去，不敢作聲，好像空氣中充滿了危險品，要盡力躲避似的。

恩琪拉這般的大驚小怪，也使唐奧利陀感受不安。他又捨不得離

開這間試驗室，好像怕室內的儀器會從老鼠洞裏逃跑了似的。

他對於試驗室中的東西，猶如一個慈母把嬰兒留在家裏，自己出去的時候，心內仍一刻放不下她的孩子。

他出去和人會晤的時候，往往會得突然跳起來說：

「對不起，我的東西都遺在那裏……」

凡是曉得唐奧利陀脾氣的人，聽了這話，便都忙着起身說再會，似乎那件東西就要爆發一座火山似的。

恩琪拉常常埋怨他說，「以後不願陪他出去了；因為近來他這種突然告辭的習慣，益發見得多了。」

科學界中的人，不絕地來請教他，白蘭福，邵波特和邵賴斯陀這

班人，時時有信給他。他的妻子，聽他常常說起，知道這些學者都是和他商酌問題的。

有一天晚上，來了一個最先發明電子的人，便是荷腦。恩琪拉聞名已熟，請他進來坐，送上一杯茴香茶，還覺得簡慢了他，有些慚愧。

她陪荷腦坐着等她的丈夫，足有一刻功夫。這回難受的事，是她一生忘不了的。她的全身，如被愛克司光照透了。

好容易唐奧利陀走進來了，她見他們兩個那番熱烈擁抱的情形，也不禁大為感動。兩人的鬍子，便和風吹松葉一般，纏在一起。

兩個大人物毫不隱瞞地各述他們的發明：

「你對於電子，會有什麼新的發明麼？」

「我正在造一架用電子推轉的發動機，那是世界上再便宜沒有的了；你呢？」

「我將近製成一個計時的原子機，我上次信上已經和你說過了，我希望從此闢一條進原子的路。」

「你那中心分割的理論呢？」

「我天天在這裏放射原子……我現在找到了一種新的原素，已定名為「柏臘杜來泥」；謝謝這種新原素，我已將近能夠搗碎原子到恰好的地位了……」

荷腦打斷他的話頭道：

「我想出去看看貴處的風景，我們要說的話在路上再談罷。」

「我願奉陪，過後再請你到家裏來用晚餐。」

「夫人願伴我們去麼？」

「好的，好的，」恩琪拉答說。

「我們先到維辣羅塞等你罷，一點鐘內就來，我們常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

他們兩人，便出門上道，不過思想上比脚上走得更爲起勁。

八點鐘時，三個人都到了維辣羅塞的一隻角上一間釣魚室內。他們吃的是油炙的銜尾細魚，放在哲學家和科學家的口內咀嚼，便覺別有一種風味。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飲酒是爲滋養起見，不過要能有效，非飲得很多不可。」

荷腦隨意吃着小魚，夫妻二人又在旁勸他多吃些。酒過三巡，唐奧利陀忽如咬着石子折了牙齒一般大聲喊「啊！」像是頭髮都要豎立起來。

恩琪拉驚得面色慘白，倒在丈夫懷裏，方不致昏暈。荷腦也直跳起來。

「沒事，沒事！」唐奧利陀快活的聲音，張了他們的胆。
他提高眼鏡立起來道：

「我剛才想到分割的路上去……我已得了一個方法……」

恩琪拉的臉色，這纔漸漸轉變過來，兩頰好似被鐵熨紅了；心花怒放，覺得眼前雪亮。

荷腦突然間心裏有些妒羨，便舉杯一飲而乾。

「拿一支鉛筆，一支鉛筆，」唐奧利陀問着。

荷腦身邊沒有。一個侍者看了這副情景，暗自納罕，拿出一概鉛筆頭來，遞給唐奧利陀。

唐奧利陀便將他吃魚時偶自悟到的幾個算式和解釋，寫在一張信紙後面。

寫完之後，他滿懷樂觀，得意忘形，拍拍手掌，還要尋魚來吃。

「已經吃完了，」侍者答說；口氣中告訴他們飲了許多時候的酒

，便是魚兒告罄的原因。

唐奧利陀還了鉛筆，索取香檳酒，一面歡然向荷腦饒舌道：

「你知道鉛筆的效用麼？他雖祇小小的一概東西，却是世上最有用的，各種大的物件，實在都不中用。」

「我的好友，你得意極了；小心些，不要樂極生悲！」聰明的荷腦也這般和他胡嚼舌頭。

唐奧利陀向侍者道：「我們要聽一隻小曲。」

立時，便有一個樂師進來，唱了一齣關於罪人就刑前一夜和善人相交的歌

荷腦用博士的眼光，在那裏詳察這個唱的人在什麼地方使人覺得

討厭。

樂師唱完了，向學者們行個特別的敬禮；他們離座的時候，他又代為移開坐椅。

荷腦唐奧利陀和恩琪拉走到街上，呼吸些新鮮空氣，都覺暢懷；尤其是唐奧利陀一路上思潮起落，以為他這一生理想的大發明，將於今夜的歡宴長留紀念。便是那刀切美味底煎魚所發的聲音，也永不會忘的了。

五

唐奧利陀很焦切地過了一夜，便開始做他的工作。他似乎決定以

前留着作發明用的那個原子今天可以剖開了。

他的學生，照常十一點鐘便到。

唐奧利陀出去迎着，急切地和他說：

「等一忽兒，我必須獨自去做，此刻不可分我的心；我將要下那最後的一擊了，……假使你聽見一種從來沒有的笑聲突然發生，千萬不要受嚇！」

學生兩目直視教授，心裏實懷着嚴重的驚懼。

唐奧利陀進了試驗室，像是一個快樂的照相師去拍新婚相片一般

。這天早上，便在這種戰慄的光景中過去。

「我得了！」唐奧利陀在試驗室內叫起來。

雪耳維性急慌忙地進去，想看那希奇的幻像。

「我得了！」他的先生又叫起來。

他們兩人互相擁抱。

唐奧利陀道：「你看，我將戒指擺在放射器的前面，金子融化了，鑽石變水了，霎時都不見了，……我在沒有成功以前，不知道試過多少次數，用過幾隻空管！畢竟！」

雪耳維抖抖地走近那具致命的大砲。顏色慘白，只望着他的先生
呆看。

「快去請恩琪拉來！」

雪耳維出去找她，她正在裝扮，撲了一頭的粉。見了雪耳維，不覺一怔；雪耳維向她道：

「恕我，先生叫我來的，他已經剖成功了！……」

恩琪拉一聽便跑，她以為大富便在目前了，直向快樂的地方奔去和輕身冒險的人一般來得大意。

唐奧利陀已經等得不耐煩。

「我要使那堵牆消滅，你們看奇事，……」

空中並不看見有東西越過，那座牆，便漸漸不見了。隔牆的房屋也漸次消滅，正如薄霧遇了陽光，頃刻消歸烏有，到後來竟看得見街上。

「夠了！夠了！」唐奧利陀喊起來；但是他已顯然沒有止住牠的能力。

三個人都大大吃驚，比洪水的來勢還烈。這怪物的勢力愈擴愈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禮拜堂上的鐘，不能再見了。眼前發現的地方，多是從來望不到的。

「夠了！夠了！」唐奧利陀繼續叫喊，他捉住的半個原子竟不能放出去。

他神筋昏亂了，拚死命的過去將結晶盒和玻璃管完全踢碎。

「啊！」他這一聲叫得異乎尋常。

但是跑出去的那半個原子回來和他相愛的半個結合時，改了一條

道路，竟將三個昏迷的人都消得無影無蹤了。

註：De la Serna 被歐稱爲現代西班牙最大的作家。他的文體和事實，常常是屬於幻想的，本篇便是一例。

被幸福忘了的孩子們

Lydia Seifolina

他們一行有六個人。九點鐘的時候，一個兵士帶他們進來。他本來要一張收條作送到的憑證，却不耐等候，在地上吐了一口痰，竟自走了。他們都在那裏坐下來，那間招待室已經不是第一次到的了；以前是分開了來的，現在却是會齊了一起帶進來的。他們就坐在地上。地上冷如石板，門外有風吹進來，不過比在街上要溫暖些了。爲甚不坐在那裏呢？他們既無事做，又沒地方好去，倒不如在此尚有得着一塊麵包的機會。他們的談話，漸漸關涉到他們專門的營業上去。

「搶劫一個婦人來得容易些，」十歲的范茄說。

「這却不見得，她會驚叫，四面的人都要聚攏來了。」一個最小的孩子這般說，聲音啞而低。他有多大年紀？八歲？十二歲？他的臉兒小如拳頭，活現一副聰明的樣子，兩肩斜削。

范茄不肯便止；

「任她去叫，她終不能和人抵敵，不等她轉身拍手，你便可以逃跑了。」

「有一位貴婦人幾乎要留我做她的孩子，」孟茄這般誇炫着說。她的藍眼睛閃閃有光，在她的瘦小底肉臉上，就祇有這一點生氣；她的眼睛，總是這般閃着，好像眼淚已經凍凝了。

「是的，她要留你，一些不錯，給你混身打扮起來。你的兩腿赤着，你的小衫上除去線縫下面的虱子，不留別物。」

「說下去，你會穿到一些什麼衣服？幾乎，幾乎給人留住做孩子……」

小卡茄又在竊竊私語，她凍得聲音發嘎——人家喚他「高鼻子」。

「她說自有她的用意，你們等着聽罷！夫人，請你將煙尾賜給我吸。」

吸紙煙的青年婦人立在鏡子旁邊，立即轉身向他道：

「你想吸煙麼？像你這般年紀的孩子！可怕！」

她含怒搖搖頭：

「無論怎樣，我不肯給你；」她匆匆地去了。

「豬婆！」范茄在後面惡言罵她。他們的談話，也就此終止了。

兩個男孩子穿着長而破的襯衣，足下無鞋，從早晨起便遠遠的坐在那只角上，一個帶了一頂兵帽，一個帶一頂小帽。還有一個小女孩，穿了一件韃靼式的外套，兩只斜視的眼珠閃耀不定。那兩個從勃素基來的默默坐着，一動也不動，兩脚都盤在身下。考斯霞呆望着他們看。

「像是摩漢默德！我們應當去給他們一只豬耳朵。」

又靜下來了。他們饑腸轆轆，將近三點鐘了。辦事人都將散去，

會所裏快要沈寂了。他們六個人又要上街去了，到車站上去呢？到廠屋裏去呢？到性情最好的兵士們那裏去呢？還是去棲止在教堂的廊下呢？或者籬笆下面是他們今夜的宿舍，有沒有得吃却說不定了。

一個婦人哭喊的聲音，從左邊的走廊傳過來。一個受驚的三歲小孩子抖抖地攀住她的衣裾跟在後面，她手裏還抱着一個嬰兒。

「叫我怎麼辦，不使他們活麼？」她搖搖手，吞聲飲泣地說，「我們已經三天沒得吃了，他們告訴我說你們肯救我們，親愛的朋友，請你們救救窮人！」

一個面色衰老帶眼鏡的長大漢子側轉身來：

「聽！我們沒得給了，每天……」

「我們的肚子餓了，紳士！朋友！」

她又泣了，一面用顫動的手去緊握那個大些的孩子。

「我住的地方也是這般情形，」孟茄說。

「母親哭起來和她一樣。」

「她泣而又泣，終於死了，餘下的還在這裏受苦，」考斯霞從牙縫裏迸出聲來說。這個從勃素基來的女孩子，便突然抽抽咽咽地大哭起來。

那婦人從屋內跑出去，路上頓時起了一陣嘈雜的聲音；旁人見了可憐，都在那裏搖手嘆息。女司關走到婦人身邊再三的勸慰她道：

「孩子們實在多不過了，如潮水般的擁進來。你年紀尚輕，不要

這般哭泣，天有眼……」

牆上的電話機發聲了，帶眼鏡的漢子過去接聽筒：

「是的……孩子們怎麼樣？……沒有工作了……要等明天……是的，未知如何，任他們今天在隨便甚麼地方過一夜，……明天我們再看……沒有，今天沒有了……是，是，明天……」

於是他對這邊六個人道：「去罷，明天再來。」

他們很聽話地一個個站起來跟着向門外走，還聽見女司關在背後說：

「今天已有五十七個，明天恐怕還要多些。」

從勃素基來的小女子止住了哭，仍不時在路上哽咽。

被幸福忘了的孩子們

大門嘭的一聲關了。

他們尙要來呢——明天。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再版

一杯茶 (全一冊)

(定價銀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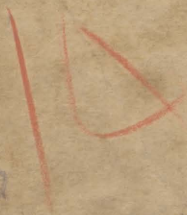
著者 新文化學社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721B



00534

0.30

上海舊書店
內附
售價0.10